

診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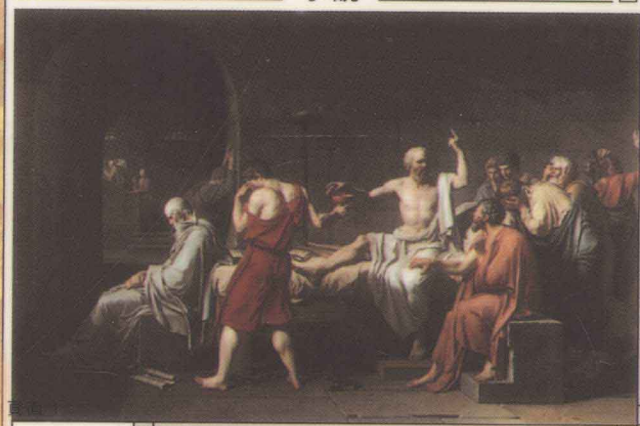
物質吞噬人性的
災難寓言

The Diagnosis

by Alan Lightman

陳靜芳 譯

小說



紐約時報書評・華盛頓郵報・出版人週刊大力推薦

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萊特曼繼《愛因斯坦的夢》、《好小子貝尼特》之後，費時五年的感人鉅作

診
斷

The
Diagnosis

by ALAN LIGHTMAN

陳靜芳 譯

診斷／艾倫·萊特曼（Alan Lightman）著；陳靜芳譯．--

初版．-- 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民91

面：公分．--（生活美學：57）

譯自：The diagnosis

ISBN 957-0329-43-2（平裝）

874.57

91016156

生活美學 ⑤7

診斷

作者：艾倫·萊特曼

譯者：陳靜芳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主編：李怡慧

執行編輯：楊家興

美術編輯：葉德平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網址：www.asianculture.com.tw

E-Mail：eas@tpts6.seed.net.tw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2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初版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日

定價：新台幣320元

原著書名：The Diagnosis

by Alan Lightman

Copyright © 2000 by Alan Lightman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2 Asian Culture Co., Ltd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an Lightma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：957-0329-43-2

（原版ISBN：0-679-43615-4）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電腦排版：極翔企業有限公司

製版：利全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：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裝訂：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謹以此書紀念

珍妮·蓋瑞特森·萊特曼 (Jeanne Garretson Lightman)

並獻給

珍 (Jean)，愛麗絲 (Elyse)，以及凱拉 (Kara)

診
斷

The Diagnosis

by ALAN LIGHTMAN

陳靜芳 譯

謹以此書紀念

珍妮·蓋瑞特森·萊特曼 (Jeanne Garretson Lightman)

並獻給

珍 (Jean)，愛麗絲 (Elyse)，以及凱拉 (Kara)

在地鐵

一個天氣宜人的夏日早晨，大家都在趕時間，沒有人注意到比爾·查莫斯從汽車裡急忙衝出來。他表情嚴肅，穿著藍色棉質西裝，立即淹沒在通勤人潮之中。其他人同樣也從汽車裡衝向電梯，進入艾爾維夫地鐵站（Alewife Station）。這個車站是位於地下的凹形結構，由水泥與互相交叉的鋼鐵支柱建成，是地鐵紅線的一端起訖站，中途會經過波士頓。在地鐵底層，查莫斯出示他的地鐵票，快迅衝過十字轉門。他人還在通往月臺的樓梯中間時，聽見一連串令人神經緊繃的電子嗶嗶聲，這表示一班列車的車廂門正要關上。有個女人嘟囔抱怨著。另一個通勤的人，看起來緊張兮兮的高個子男人，這時奮力往前衝，鞋子與地板摩擦發出吱吱的聲響，他跟著電車一起跑，並且一邊大喊，一邊用雜誌拍打車廂的紅色檔門。但是電車已經開始行進，電車的鋼輪摩擦鐵軌，發出讓人受不了的刺耳聲，一些人因此戴上耳機。那個高個子男人轉過身來，瞪了比爾一眼，彷彿他通過十字轉門的速度不夠快，害了幾個人因此錯過那班車似的。真是個王八蛋，比爾心想，然後低頭看錶。現在時間是8點22分。搭車到他那一站需要花二十三分鐘，走路到他上班的大樓需要花九分鐘，搭電梯花二分鐘，算算他在九點之前就可以坐在辦公桌前。他猜二線列車

按例應該會在四分鐘內抵達並且離站。他得意地提醒自己，他可不像那個拿著雜誌，沒來由發神經的傢伙，他已經算好了早晨通勤時間，所以儘管錯過一班列車，依然可以準時抵達辦公室。突然間，他開始擔心二線列車可能會誤點。以前他錯過一班列車的時候，二線列車從來沒有誤點過，但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他摸摸鬍子，繼續步下樓梯，再次看看手錶。他可不能浪費那四分鐘哪。說歸說，不過他還是慢下腳步，丟了五十分錢給坐在樓梯旁的女流浪漢。她長得可真像他以前的鋼琴教師。「好心的先生，謝謝您哪。」她說。「快別這麼說。」他回答，心裡覺得好尷尬。「我感謝所有比我幸運的人，」她對著他急忙往月台走的身影喊著。一波波的人潮從四面八方湧向他，彼此用力推擠，好讓自己趕上下一班抵達的電車。大家以幾秒鐘的時間迅速大口吞下鬆餅和蛋捲、水煮蛋、香蕉、咖啡，以及鹹餅乾。有些通勤的人想辦法在擁擠的空間內翻開報紙，不過還是作罷，只得盯著販賣亭上方的數位顯示器，上面明亮發光的點打出新聞要點與正確時間。在地鐵螢光燈泡照耀下，幾十張轉過頭看顯示器的臉龐蒼白如蠟又泛黃。

即使在昏黃黯淡的燈光下，假使任何等車的人注意到比爾眼神的話，就會發現他呆然若失，彷彿凝住了，然後將會察覺一切都不對勁的徵兆。但是他們並沒有注意到他，只顧著自己的忙碌行程，一邊看著顯示器上的跑點。比爾自己覺得很健康，只不過有四十多歲人常見的壓力和疼痛，可能有點超重，不過還算不上是肥胖。他看看手錶，8點23分，然後走向販賣亭。在他頭頂上

方，數位顯示器閃爍著，並且發出嗡嗡聲，挑高的水泥天花板另一邊有東西重複地發出噹啷噹啷的撞擊聲，空氣中則瀰漫著一股熱煞車油燒焦的味道。好幾個電臺大聲放送，彼此震耳欲聾的貝斯聲混雜在一起，互不相讓。一個穿著剪裁合身亞麻布套裝的女人縮在販賣亭邊，彷彿是在對抗強風似的，同時在手機上給對方下命令。比爾不禁注意到她的手機是最新款式的，比他的手機更小、更時髦。他從公事包裡拿出自己的手機。他開始撥號的時候，發現自己依舊因樓梯上那個可憐女子的影響而不住地顫抖著。她的不幸讓他覺得很沮喪，他試著要忘記這件事，所以快速地按著手機上的小小按鍵。他先打電話給詹金斯，確定他9點15分開會的相關文件已經準備齊全。一切都已安排妥當。他掛上電話，直挺挺地站立，往下瞧著二號軌道黑漆漆的隧道。在軌道上方，幾百支發亮的紅色霓虹燈管吊在天花板上，其中一支燈管壞了，燈光一閃一滅的，好像聖誕樹上的小燈泡。他的手機響了。兩個男人同時將手伸進公事包，以為是他們的手機響了。「查莫斯先生，又是我羅柏。你沒有告訴我，早上的會議是否需要用到勒蒙檔案。」「不需要，謝謝你，羅柏。」「查莫斯先生，我只是想確定一切都沒問題。十點半與完全效能管理公司開會事宜，我都已經準備好了。」比爾對自己說道，詹金斯這個年輕人真是優秀，待會兒進辦公室，一定要記得誇獎他。現在大家很少誇獎別人。每個人都等不及要批評。比爾看看手錶，然後按下手機按鍵聽語音信箱。連線在太空中或是某個地方耽擱了——誰確切知道某一秒手機傳輸的資訊到底在哪裡？——這時候他扭扭脖子，然後往

上看著顯示器：「八點二十四分……介紹神佑服務公司的一種新功能：神佑線上系統……每分鐘在呼叫器上掌握最新股票報價……神佑線上系統讓您隨時隨地都能工作……PO@Provins.com……八點二十四分。」比爾摸索找著鉛筆，然後在這項資訊從螢幕上消失之前，急忙記下電子郵件地址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手機傳來一個女性聲音，「普利茅斯公司的語音郵件系統從六月二十六日午夜開始，即將關閉十二小時，讓電訊公司進行系統升級。電訊公司力求進步。您有三個訊息。」訊息一定是比爾上一次檢查語音郵件之後的這二十分鐘之內送來的。有隻狗在吠叫。他心裡納悶，地下鐵怎麼會有狗呢？大家應該替別人多想想。上星期他就差點踩到一堆狗屎。他接收第一個訊息。「我是傑士柏·歐斯范格。我需要和你談——請等一下……抱歉，我有插撥。我需要和你談談，愈快越好。你有我的電話號碼。」在吵雜說話聲、音樂聲和狗吠聲中，比爾聽見有人正大喊他的名字。他放下手機，站起來看個究竟。他看見那個大喊的人就站在六公尺遠的地方，現在正朝他招手，一邊還燦爛地笑著。「是的，」比爾回答，同時試著要在那一片螢光色臉龐的茫茫人海中，看清楚那個人的臉。漸漸地，他認出提姆·卡特凹陷的雙眼，卡特是他的鄰居，住在他家對面。他和卡特並不熟稔。卡特在市中心某處的一家小銀行上班，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家，他老婆總是大吵大鬧以示報復。比爾也好意地向他招手致意，然後開始接收第二個訊息。有人用手肘擠了他，硬是將他手機擠到耳朵後面了。那個鄰居繼續揮手大叫著「比爾，比爾，」語氣聽起來很緊急的樣子，彷彿他有什麼重

要的事情，非在這一時刻告訴比爾不可。「什麼事？」比爾也向他大喊，不過雙腳依然沒有移動，繼續站在原地。他的鄰居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，於是拔下一邊耳機，然後大吼，「你說什麼？」「我以為你有事告訴我，」比爾朝他大喊，同時立刻了解，在這種吵雜的情況下，說這麼多話簡直白說。「你可不可以小聲一點，」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大學生很不客氣地對他大吼。「我的耳膜都被你吼破了。」那個學生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然後用手蓋住耳朵。比爾瞥看了手錶。他只有兩分鐘不到的時間來接收訊息了。他嘆了一口氣，然後開始穿過厚實的層層人牆，走向他的鄰居。卡特又大喊了一句話，比爾並沒有聽清楚他說了什麼，然後卡特又將耳機重新固定好。這時候他看見他的鄰居坐在一張時髦的摺疊椅上，像是海灘椅，或是鄉居草坪躺椅。他默默在心裡記下，自己也該買一把這樣的椅子。「你猜我在做什麼，」卡特說，他一邊的耳機還在耳朵上，所以他可以同時聽耳機和說話。他的手指在公事包上敲著。「我不知道。你在做什麼？」「我正在閱讀，」卡特說，同時笑容更加燦爛了。他說完暫停了一下，讓比爾聽進他的話。「有聲書。《麥迪遜之橋》(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)」比爾豎起大拇指。這是他第一次發現，原來他這麼討厭卡特。卡特使盡各種小手段，想讓比爾覺得自己是個偷懶的人。卡特只不過是忌妒那些認真工作的人罷了。偷懶的人是卡特。那隻狗又開始吠叫，比爾吸進一股看不見的煞車油燃燒氣體，於是開始咳嗽。除此之外，早晨常發生的消化不良症狀，開始在胃裡作怪。「能和你聊聊真好，」卡特說。「自從菲爾那件事之後，我就沒看

過你了。」他將另一個耳機塞回去。就在那一刻，傳來一陣金屬碰撞金屬的尖聲巨響，二號軌道的列車進站了。比爾看看手錶，8點26分，然後跟著人潮往前擠。等到他終於擠進門，被推到車廂中央的時候，車上座椅早就被搶光了。通勤的人們站得筆直，大家擠在一起，同時用力抓著咖啡杯和鬆餅貼近自己，一邊徒勞無功地尋找握把。比爾開始想著那些還沒有收到的訊息可能是誰寄來的。或許他的一個會談的時間改了。可能是來自紐約的一通重要電話。那些人很早就坐在辦公桌前，開始上班了。當他正在想著這種可能性，以及沒有接聽到電話可能會帶來什麼不好結果，因為接下來的幾分鐘，他沒有辦法使用通訊系統，這時候警鈴大聲響起，然後是一連串的電子嗶嗶聲，車廂門關上，火車開始顛簸地往前行駛。

就在列車行駛在哈佛站與中央廣場站之間的時候，比爾忘了自己要去哪裡。他並不是突然了解這件事，而似乎是漸漸意識到這個事實，就像是一個被困住的泡泡，從深池塘底往上升一樣。他剛開始還很鎮定。他很可能是暫時失去記憶，就像在去年新年派對上，他忘了瑪拉的名字一樣。

他深呼吸，然後在擁擠的人群中慢慢走到車廂前面，看著牆上的車站路線表。那些車站看起來都很眼熟，但是他就是記不起來自己究竟要去哪一站。他慢慢念著那些站的名稱，好讓他不注意到自己的異常，同時用手指梳過頭上日漸稀疏的棕髮。當列車在一陣尖銳刺耳的聲音中煞住，停在中央廣場站的時候，他探頭往窗外看，研究該站的標記崗亭、通道和樓梯。通勤者奮力往四

面八方快速前進。我應該在這一站下車嗎？他自問，同時試著要喚起記憶。他無法決定。車廂門刷地關上，列車再度往前行駛。他看著手錶。8點39分。假如不快點恢復正常的話，待會兒可就遲到了。但是他還沒遲到。不，他還沒遲到。假如能在下車之前想起自己該在哪一站下車的話，那麼他就不會遲到了。這麼邏輯推算之後，他似乎稍微放鬆了，並且探出窗外看著飛逝而過的黑暗隧道。他還記得他必須在9點之前抵達辦公室，也記得他9點15分、10點30分、12點各有一場約會。然後他突然驚恐地意識到，他記不得自己9點要在哪兒，或是要與誰開會。會議，會議。他想破頭，希望自己記起來。那些會議可能相當重要。事實上，他的會議很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，很可能一個重大決策就等著這次會議來決定。他緊緊抓著頭上的扶槓。他以前從來不曾這樣。他已經在他的辦公室工作很久了，這一點他很確定，而且工作速度快，很有效率，不負上司所託。一個讓人不舒服的預兆出現，他想像著副總裁同情地對他微笑，然後悄悄地將他一些較好的客戶轉交給其他人。他臉頰上冒出汗珠，手心也發汗了。

這時候比爾太過心煩意亂，因此壓根兒沒想到要打開公事包，裡面有他的行事備忘錄，以及幾十封印著他公司名稱與住址的信件與辦公室備忘錄。他沒有檢查公事包，卻焦慮地看著站在他兩邊的兩個男人的臉。其中一個人露出一抹淺笑，彷彿周遭人類受到摧毀，令他相當開心似的，他同時對著一台小錄音機說話錄音。另一個人輕微地闔上眼睛，很可能是在使用某種新商務視覺化科技產品。這兩個人對於這一天的計畫，似乎信心滿滿，而

且相當有自信。他不能求他們幫忙。或許他可以找到他鄰居。他再次開始走動，同時往兩邊張望，不過卻毫無斬獲。然後他注意到一個穿綠色彩格西裝的男子，坐在車廂裡為數甚少的椅子上，透過重重的人身與手臂，正專注地盯著他看。那個坐著的男子發現查莫斯對上他的目光時，迅速低頭繼續在筆記型電腦上打字。或許他是個專業技術人員，或者可能是個普通上班族。他的電腦螢幕相當傾斜，因此比爾看見一些空白表格程式，上方有個彩色圖表閃爍著。假裝打字幾秒鐘之後，那個人再次抬頭往上看，顯然是要確定比爾仍然看著他有效利用時間工作，他嘲弄地笑著比爾之後，繼續低頭打電腦。比爾四處張望，他注意到其他人，即使是那些站著的人，也在讀著報告，記著備忘錄，一一核對數據單與明細表。每個人都忙著工作。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，開始想事情，好讓他記在紙上。那個穿著綠色彩格西裝的男人立即伸長了脖子，看看他在做什麼。這個討厭的監看動作讓比爾覺得更不安、更悶熱了。

比爾避開和那個穿綠色西裝男子的目光接觸，不過他可以感覺到那個人依舊盯著他。他再次擠到車廂前面，反覆想著那些站名。這一次他大聲說出每個站的名稱。「你沒事吧？」一個有著藍色捲髮，鼻子上戴著兩只銀戒指的胖女人說。她上下打量他，她的下巴藏在脖子邊一層層的肥油之中，根本看不見，然後她請他吃藍莓鬆餅。列車進入另一個車站。有人下車，有人上車。通勤者的人數依舊是座位數目的兩倍。比爾目瞪口呆地看著發光的地面，還是毫無印象。男男女女衝向車站兩端的出口。鐵軌之間

吊著長長的銀色排鐘，牆上掛著一張琺瑯質的地圖。他開始覺得噁心想吐。這是我要下車的站嗎？他對自己說，然後再度試著要喚回記憶。牆上一個標記寫著「麻省理工」。麻省理工？難不成他在麻省理工工作？他檢視自己的衣服，同時試著要背出一些學校的數學公式。

這時候他才想起要看看公事包。「我的公事包！」他大叫，因為他發現公事包竟然不在手上。一些人聽見他的叫喊，轉過頭來盯著他看。剛剛他好不容易擠回車廂中間的時候，公事包竟不翼而飛，連同他的證件也不見了，因為他聽了脊椎按摩師的建議，習慣將錢包擺在公事包裡。過去幾年來，脊椎按摩師一直告訴他，他緊繃的肌肉和一些疼痛小毛病，是因為錢包不斷擠壓軟骨和神經所造成的。「有沒有人看見一個真皮公事包啊？」他不加思索地問道。列車搖搖晃晃往前行駛，「有沒有人看見一個公事包啊？」他語氣更為柔和地重複問著。最靠近他的一些通勤者低頭盯著沒被踩滿的小塊空蕩地板，聳聳肩表示不知情。有人看見兩個公事包，不過那是別人的公事包。一個穿著藍色慢跑裝，頭上戴著有珠珠裝飾的黑色棒球帽的女人拿下耳機，問比爾在說什麼。他看看手錶。現在時間是8點42分。

比爾瞥看著其他通勤者的表情。他的舉止簡直像個傻瓜。只有完全失控的人，才會丟了公事包。他們志得意滿的行為背後，是否都在嘲笑他呢？他生氣地想著，他們以為自己是誰，竟敢嘲笑他？雖然他這一刻暫時想不起自己的工作，但是他知道他是重要人士，是某種專業人士。他慢慢地往車廂後面走，尋找公事